

古诗词中的
夏日佳果

在古代 酗酒是一种罪行

“饮”字的本义为饮酒,后引申为可以喝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“饮”。饮的甲骨文,就是一个人弯腰抱着酒坛,低头张嘴迫不及待地伸出舌头想品尝美酒的样子,十足的酒鬼一个。

曹操的《短歌行》中写道:“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。”

传说杜康发明了用粮食酿酒的方法,一说他是黄帝的大臣,一说他是夏朝的国君。也有说法认为是黄帝或尧发明了造酒。不过这并不妨碍后世把杜康奉为酒神、酒圣。

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,就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酿酒工具和饮酒器具,可知中国人饮酒的历史的确称得上是源远流长。

纯粮酿造是很多酒类品牌主打的理念,民间流传着“三斤粮食一斤酒”的说法。但实际上基于酿造工艺、发酵期、曲种、香型、季节等差异导致的出酒率都不同。按照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记载,现代意义上的蒸馏白酒正式出现在元代。之前古人喝的更类似于今天的米酒或黄酒。

但不管是什么酒,都需要消耗粮食。于是饮酒这个事也变得严肃起来,因为喝酒就等于喝粮食,酗酒就相当于浪费粮食。这对于向来“民以食为天”的中国人来说,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罪行。

比如古代昏君界的鼻祖级人物夏桀和商纣,在他俩五花八门的各种罪行中,酗酒就是其中之一。《韩诗外传》中说:“桀为酒池,可以运舟,糟丘足以望十里,而牛饮者三千人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则记载纣王:“以酒为池,悬肉为林,使男女裸,相逐其间,为长夜之饮。”

夏桀用来装酒的大池子大到能划船,酿酒产生的酒糟绵延十里,一次性能满足三千人同时开喝,甚至有喝醉了淹死在池子里的人。商纣的酒池虽不知道具体尺寸,但也能满足24小时畅饮无限续杯的要求。

要装满如此大的池子需要多少酒?无限续杯要消耗多少酒?露天暴晒要挥发多少酒?要消耗多少粮食才能酿出这些酒?

如此脑洞下去,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桀纣的名声为什么这么臭了。这哪里是喝酒,完全就是在烧钱,是极端可耻的浪费。

当然后世的史料也可能会有夸大的成分,如顾颉刚《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》一文中就列举了后世对纣王罪行的添油加醋。

不过《尚书》中的《微子》《无逸》《康诰》《酒诰》等篇目都反复提到了商代的酗酒问题,1849年出土的西周大盂鼎上,也发现了周人检讨商代酗酒亡国的铭文。可见这个事给后来的周人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。

所以周代设置了严谨且繁琐的饮酒礼仪。主人给客人斟酒称为“献”,客人给主人敬酒称为“酢”,主人再给客人斟酒称为“酬”。一酢一酬,轮流进行,按部就班。

在今天,喝酒并不是什么罪过。但小酌怡情,牛饮伤身,酒后失德甚至酿成事故的教训实在太多。无论是饮酒还是别的什么,都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◎ 诗词歌赋

水,未可蒲萄苜蓿夸”。

盛夏时节,一想起酸甜可口、饱满多汁的解暑佳果杨梅,便会口舌生津。喜食杨梅的古人常深入梅林,采一篮“玉肌半醉生红粟,墨晕微深染紫裳”的杨梅,先用食盐渍浸片刻,既能杀菌,且能减少酸味。“玉盘杨梅为君设,吴盐如花皎白雪。持盐把酒但饮之,莫学夷齐事高洁。”透过《梁园吟》可以看到,李白用食盐渍浸过的杨梅佐酒,还取笑朋友说,人间美味当前,莫要客气。杨梅的味美,可见一斑。清代文学家李渔以善于生活著称,在他的《闲情偶寄》里记录过多种美食,而杨梅却颇受偏爱,时时刻刻让他惦记着,“红肌生栗初圆白,紫晕含浆烂熟时。醉色染成饕客面,馀涎流出美人脂”,他笔下的杨梅流淌着夏日山林的醇美滋味。

在岭南,夏天是荔枝味的。在交通、种植和保鲜技术不成熟的古代,享用荔枝只是少数人的特权。细品肉如凝脂、味香清甜的荔枝,心中也升腾起几许历史的况味来。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唐明皇用荔枝博得妃子一笑的背后,是唐王朝高层的腐败乃衰败之由,杜牧对历史的反思与诘问,使人越发冷静。苏东坡虽一生颠沛流离,却从未失去对生活的热爱。贬谪惠州时,他有了舌尖上的新发现,笑吟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

夏日渐深,品味佳果的同时,也在诗文与历史中丰盈自我的精神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

夏日迟迟,树影流动,宜移一把藤椅置于树荫深处,读几首与夏日佳果紧紧相连的古诗词,品味那独特的清凉与甜蜜。

夏天的味道,从一颗莹莹可爱的樱桃开始。樱桃的种植历史可追溯春秋时期,《礼记》中已有“仲夏之日以会桃先荐寝庙”的记载。樱桃以其婀娜玲珑的身姿、娇艳光洁的色泽、甜酸适中的口感,深受众人喜爱。白居易曾写过一首《吴樱桃》,记录他在亲历樱桃熟时的所见所闻:“香色鲜浓气味殊”引众人纷纷前往采摘,硕果累累的樱桃园一派“鸟偷飞处衔将火,人摘争时蹋破珠”的热闹景象。与白居易借樱桃感叹自身机遇相比,杜牧则是被樱桃的味道深深吸引,不仅盛赞“新果真琼液,未应宴紫兰”,更发出“流年如可驻,何必九华丹”的赞叹,樱桃的美味连九华仙丹都不可比,可谓挚爱。宋代诗人杨万里也是樱桃的“真爱粉”,他不仅写过七言绝句《樱桃》,记录采摘樱桃后小心翼翼、十分珍爱的心情,更以一道名曰“樱桃煎”的美味入诗,记录下樱桃蜜饯的做法:“何人弄好手?万颗捣虚脆。印成花钿薄,染作水澌紫。”只因“北果非不多,此味良独美”。

最能代表夏天的水果,当属西瓜。“杨晖发藻,九彩杂糅;蓝皮密理,素肌丹瓤;甘逾蜜房,冷亚冰霜”,绿皮红瓤、甘甜多汁的西瓜最早从东汉刘桢的《瓜赋》中走出,带着沙沙香甜的味道,轻易便能驱散夏日的闷热。经历过沙场百战的文天祥,也会急不可耐地抽出佩刀,切开用冰凉井水浸泡过的西瓜,“下咽顿除烟火气,入齿便作冰雪声”,好不痛快!吃西瓜亦看心境,“南宋四大家”之一的范成大曾出使金国,途经开封时,看到西瓜园里“碧蔓凌霜卧软沙”的景象,顿感亲切,只可惜南宋国力不振,作为使节的他,心中弥漫淡淡的愁绪,原本内心十分钟爱、年年都会大快朵颐的西瓜,也只觉“形模漫落淡如